

GAO ER II TONG HUA II TONG NIAN

高尔基童话集

— Jorky —

大师童话：彩绘典藏版

童年

世界上每一位大师，总会用自己毕生的智慧，为孩子书写下最美的童话。

【苏】高尔基 ◆ 原著
刘瑞琴 编译



NLIC 2970709716

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шков
(1868~1936)

世界文坛中最耀眼璀璨的奇才
精心挑选一百篇最唯美的童话故事篇

新蕾出版社



高尔基童话集

Gorky

大师童话：彩绘典藏版

童年

【苏】高尔基 ◆ 原著

刘满莎 编译



NLIC 2970709716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：高尔基童话集 / (苏) 高尔基原著；刘瑞琴编译.

— 天津：新蕾出版社，2011.5

ISBN 978-7-5307-5154-1

I. ①童…

II. ①高… ②刘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缩写
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73993号

出版发行：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(300051)

出 版 人：纪秀荣

选题策划：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：(022) 23332422

传 真：(022) 23332422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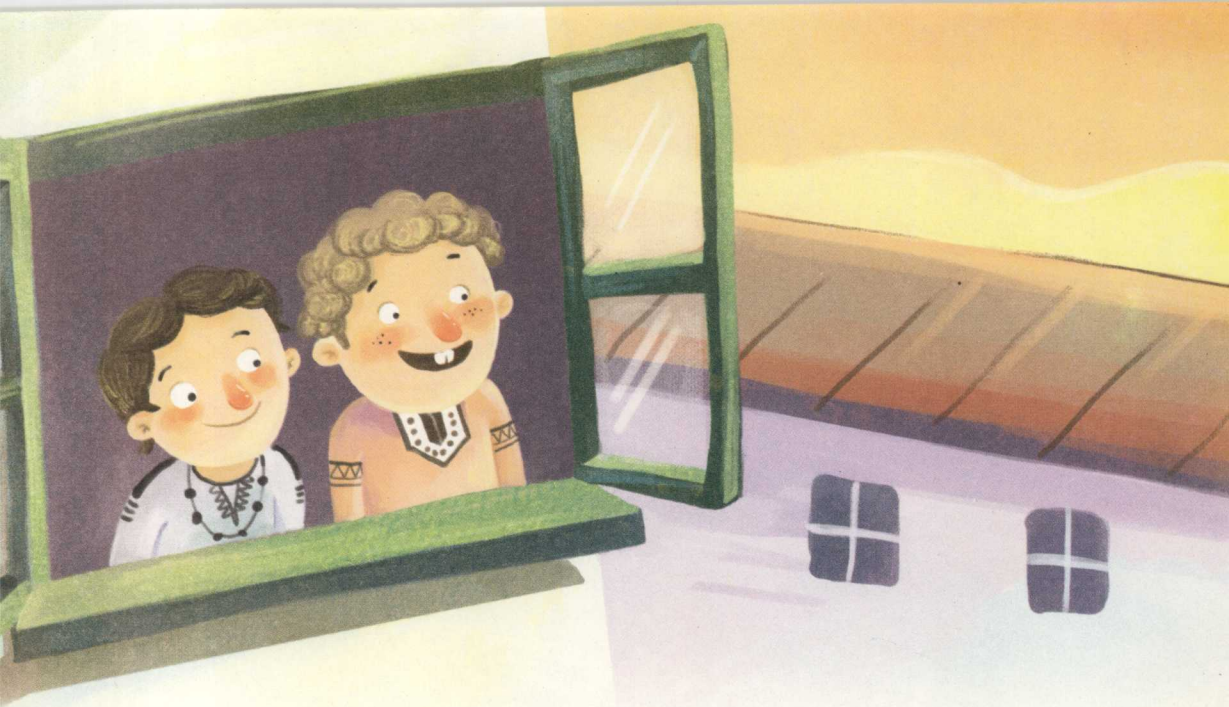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：710mm × 968mm 1/16

字 数：100千字

印 张：13

版 次：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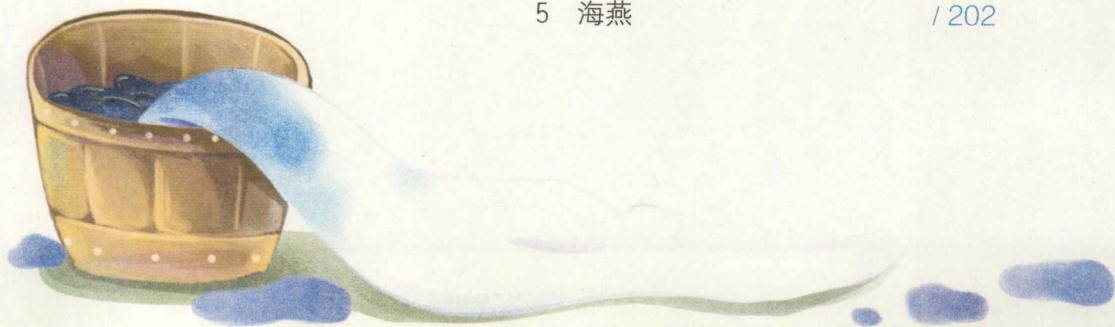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19.80元



CONTENTS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1 童年 | / 001 |
| 2 清晨 | / 182 |
| 3 小叶夫赛奇遇 | / 187 |
| 4 小麻雀 | / 197 |
| 5 海燕 | / 202 |





童年

来到外婆家

在光线昏暗又狭窄的房子里，我的父亲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手脚张开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光着脚，手指弯着，看起来僵硬无力。他的眼睛用力地闭着，像两个黑糊糊的洞，脸色也黑黝黝的，嘴巴咧开着，牙齿紧咬，这一切看起来就像在吓唬我似的。

母亲正在给父亲梳理头发，她跪在父亲的身边慢慢给他梳着，用的那把小梳子，是我平常用来切割西瓜皮的。她的眼睛已经哭得肿了起来，但她还是继续哭着说着。没人理她，她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，声音听起来呜呜咽咽，沙哑粗糙，红色的围裙还围在她身上。

姥姥也和母亲一样浑身颤抖地哭着，她的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我的手也开始跟着发抖。她大概是想要把我推到父亲那里，但我不想去，我感到很害怕。

以前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空气里到处飘着说不清楚的压抑和紧张，弄得我也开始不安起来。

我就是不懂姥姥的话，她一直在对我说：

“快点，去给爸爸做个告别，孩子。他还很年轻，可是死神却带走了他，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对姥姥一直充满信任，就算是她现在看起来又奇特又有趣——因为她那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把她的头和眼睛衬得非常大。

我记得姥姥来照顾我时我还很小，那时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姥姥不放心就过来照顾我。

我好奇地问她：“您从哪里来的呢？”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。

“我啊，是坐船从尼日尼来的，是从水面上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在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只能坐船。”她慈祥地回答我。

哈哈，人在水上不能走！啊，还要坐船！真是太有意思了！

我知道有几个波斯人住在我家楼上，他们长着大胡子；我知道有个卡尔麦克老头子住在地下室，他是贩卖羊皮的；我知道可以从楼梯上一路滑下去，摔倒了就会头朝下猛栽下去……我知道这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还有从水上过来的人。

“为什么叫我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的话太多！”她嘻嘻地对我笑着。

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，因为她那么慈祥、那么温和。我想让她领我到其他地方去，马上就离开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这里让人觉得难受。

一向严厉坚强的母亲在那里号啕大哭，哭声让我感到慌乱，我从没见过她这样无助软弱过。以前，她穿衣做事总是爽利不拖沓的，个子高高的，看起来壮壮的，骨头粗大坚硬，她手劲还特别大。

但是现在，她的衣服肮脏不堪，穿得乱七八糟，赤裸着肩膀，头发乱乱地搭在上面，有的头发垂下来扫到了父亲的脸。我记得往常她的头发总

是梳得紧致光滑，仿佛一个漂亮的大帽子盖在她头上。

她还在为父亲梳头发，一边梳一边哭，我在屋里站了这么久她也没看我一眼。

门外面站着警察和一些乡下人，那些乡下人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他们正在议论眼前的情况。

“好啦，马上整理清楚，快点！”警察大声朝我们吼叫道，他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。

有轻微的抖动声，我转头看去，是一个挂在窗户上的黑披肩被风吹了下来。

簌簌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划船，那次划船是父亲带我去的。我们正玩得尽兴，“轰隆隆——”一声炸雷响起，我吓得大声尖叫起来。

“别害怕，没什么事！”父亲哈哈大笑着用膝盖夹住我。

刚想到这里，母亲突然从地板上慢慢地站起来，她看起来很吃力，才站起来就又倒了下去。她就躺在地板上，头发散开着。她的脸色铁青，眼睛紧紧闭着，然后她也像父亲那样咧开嘴大声叫道：“全部给我滚出去，阿廖沙！把门给我关上！”

姥姥马上把我推到旁边，对门外人喊道：“不要害怕，亲爱的人们，看在基督的面上，请都走吧！这里没什么霍乱，不过是生孩子而已，请原谅，都走吧！”

我快速地跑到一个箱子后面躲着，箱子放在屋子里最不起眼的角落。

母亲痛苦地叫唤着，在地上翻来覆去，我能听到她把牙齿咬得吱吱响。姥姥在母亲的后面跟着，语气欣喜地说：“啊！圣母保佑！圣母一定要保佑！瓦留莎，要坚持住，看在圣父圣子的面上，坚持住！”

真是太可怕了！



父亲没有丝毫的动静，尽管母亲和姥姥在他身旁翻来滚去，总是碰到他，他却看起来像是在笑！

她们忙了好大一会儿，母亲站起来又倒下去，姥姥则是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母亲。远远地望过去，姥姥就像一个黑色的大皮球，在母亲周围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，一个孩子的哭声响起来。

“啊！感谢主，是个男孩子！”

蜡烛被摇摇晃晃地点了起来，我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模糊缥缈的烛光。再接下来可能是因为我睡着了，后面的事就不清楚了。

我能记起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在坟场上，一个荒凉的角落，我站在一个凸起的小丘上。因为下着雨，土地有些粘脚，我静静地看着那些人把棺材放进墓坑。坑里是浑浊的泥水，几只青蛙在里面蹦来蹦去，还有两只青蛙跳到了棺材盖上，那是黄色的棺材，棺材里是我的父亲。

姥姥拉着我，还有警察和两个乡下人。乡下人的手里拿着铁锹，脸色很不好，我们这几个人站在父亲的坟旁，雨还在下，打湿了我们的衣服。

“快点埋吧，盖起来吧！”警察大声说道。姥姥听了用头巾捂住自己的脸，轻轻地哭了起来。乡下人则马上弯下腰，开始往墓坑里填土，一下又一

下，土打在墓坑的水里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更多的土被扔进了墓坑，棺材上的两只青蛙本想跳出来，但是土扔得太快了，它们被重新打进了墓坑。

“我们走吧，阿廖沙！”姥姥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，示意我离开，但是我躲开了她的手，因为我还不想现在离开。

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怎么这样呢！上帝！”

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责怪谁，上帝或我，她只是陪着我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后来墓坑被填平了，她依旧没有动，就站在那里。

风慢慢地刮过来，雨越来越小。两个乡下人正在平整墓坑，一下一下地用力拍着，发出“砰砰”的响声。

我被姥姥紧紧地牵着，穿过许多已经变黑的十字架，向远方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呢？好好哭一场才好！”当我们在坟场的围墙外面时，她温和地问我。

“不喜欢哭！”

“哦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吧，不哭也没什么！”

从小到大我哭的次数很少，就算偶尔哭了，也是因为受了委屈，绝不会因为疼痛而哭的。而我只要一哭，父亲就开始取笑我，母亲则是板起脸训斥道：“不要哭！”

我和姥姥乘着一辆小马车，小马车一颠一颠地走在宽敞而脏乱的大街上，两旁的红房子慢慢地向后退去。

“墓坑里的两只青蛙出不来了吗？”



“可能出不来了吧，别担心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它们会没事的！”

姥姥提起上帝的次数比母亲和父亲都多！

过了几天，姥姥带着母亲和我登上了一艘开往她家的轮船。我那刚到人间没几天的弟弟已经夭折了，他安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，瘦小的身体用白布包着，一根红色的带子缠在外面。

我默默地坐在带出来的包袱上。轮船的窗户很小，透过窗户我看到浑浊的河水涌起了泡沫，泡沫在窗户外向后退着。突然，河水扑打过来，在窗户上溅起了很大的水花，我吓了一跳，猛然站起来跳到别处。

“啊，别害怕！”姥姥伸出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把我轻轻地抱过来，又放在了包袱上，她的手很温暖。

雾越来越大，整个水面灰蒙蒙一片，有时可以看到远方黑色的陆地，但马上又消失了。

到处都在抖，只有母亲把手放在头后靠着船，不说也不动。她脸色看起来很不好，紧紧闭着双眼。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连衣服都不是她以前的了。

姥姥常常会对她说：“瓦留莎，你应该吃点东西，少吃点儿也好啊，吃点东西吧！”

可母亲总是像没听到一样无动于衷。

姥姥和我说话时声音很慢很轻，和母亲说话时声音会大一些，可是却总是很小心，她看起来有点怕母亲。这样，我和姥姥更加亲密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！那个水手哪儿去了？”母亲愤怒的声音传来。

我感到很奇怪，什么啊？萨拉多夫是谁？什么水手？

这时进来一个穿蓝衣服头发雪白的人，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木匣子。姥姥从他手里接过那个木匣子朝小弟弟走去，我知道，那是用来放置小弟弟的。

果然姥姥把那个木匣子放在桌子上，轻轻地把小弟弟的身体放了进去，仿佛怕惊醒了他一样。放进去后，姥姥把小匣子盖好就走向门口，因为她很胖，通过舱门时她侧着身，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，看你怎么做的！”母亲走过去夺过小匣子，然后她们两人就一起走了出去。

“你小弟弟死了对不对？”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一个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多夫是谁啊？”

“萨拉多夫不是谁，它是一个地方、一个城市。你看外面，那就是！”雾茫茫的河面上，不时露出像小面包块一样的黑土地，散乱而小，仿佛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。

“姥姥去哪里了？”

“埋你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不用埋在地下吗？那埋在哪里？”

然后，我告诉他两只青蛙被埋在了父亲的墓坑，我对他说：“它们真可怜！”

他笑呵呵地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亲我的脸蛋说：“哎呀，你还小，不懂这些，不用去可怜那些青蛙。你看看你母亲现在多痛苦，她才更可怜，你真要多体谅她！”

汽笛突然嘹亮地响了起来，这次我没有害怕，因为我知道这是船在叫。但是那个水手却变了脸色，赶紧把我放下来转身跑了出去，嘴里还大叫着：“快点儿，快点儿！”我不禁也跟着他跑了出去。

门外昏暗一片，过道里也没有人，只有镶在楼梯上的铜片闪闪发亮。

我抬起头往上看，有人拿着他们的包袱在慢慢行走，他们这是要下船！那我也该下船了啊！

我随着人流走到了踏板前，这时有人突然叫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！”

人们都朝我看过来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，有的人还上来拍拍我、摸摸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，我听到有人喊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是那个白头发的水手，他把我抱起来向周围人解释说：“啊，他来自阿斯特拉罕，我刚出去办了点儿事，他大概觉得好玩，就从船舱里跑了出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船舱后丢在行李上，然后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要是再乱跑，我就打你一顿。”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他只是在吓唬我，但我也只能乖乖地坐在包袱上。

终于，头顶上没有了人声和脚步声，轮船也不再颤抖、不再发出响声，一切都安静了。我透过船舱窗户看到外面有一堵墙，墙上湿湿的。船舱里更加黑了，行李好像变得更多了，在船舱里挤压着我，我觉得快要喘不上来气了。

我开始恐慌：难道就这样被扔在了船上，以后该怎么办？

我跑去开船舱的门，但是门被锁住了，根本转不动把手，我就从地上捡起牛奶瓶子，用尽力气去砸门把手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牛奶瓶碎了，牛奶洒了我一身，并且顺着腿流进了我的靴子，但是门把手依然很坚固。我开始感到绝望，转身伏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起来，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。

我是被轮船的声音惊醒的，舱里的窗户像个小太阳一样，明亮耀眼。

姥姥就在我旁边坐着梳头，她的头发又密又多又长，盖住了她的身体，一直垂到地上。她皱着眉头用一把很小的梳子吃力地梳理着头发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一些话。

然后她生气地盯着自己的头发，她的脸因为在一堆头发里显得很小，嘴唇歪歪的，这一切看起来有点可笑。

“姥姥，您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呢？”我轻轻地问她。

“也许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吧，他要让我来梳理这些可恶的头发！不过这头发在女孩子年轻的时候，却是炫耀的资本！”虽然她今天有点不高兴，但是她回答我时语调依然很温和。

“宝贝，继续睡吧，天还很早呢！你看，太阳才刚出来！”

我告诉她我不想睡，她也立即同意了。然后她小声对我说：“好吧，那你来告诉我，昨天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？”

说这话时她一边梳理着自己的辫子，一边看着像木头一样的母亲，母亲躺在沙发上没有动静。

她的声音像蜜糖一样柔和甜蜜，她表现得那么有耐心，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所有的细节。

虽然她有点黑，但她一笑起来，黑色的眼珠就闪闪发光，雪白的牙齿露出来，显得很年轻，流露出无名的快乐。唯一不完美的就是她那个大鼻子以及红鼻头了。

虽然她经常穿黑色的衣服，还带着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但是她那温和的双眼却给人带来一种温暖明亮的感觉。

虽然她有点胖，还有些驼背，但她生活中举止灵巧，就像一只肥胖却轻捷的大猫。

她把我从黑暗中领进了光明，还让我生命中的其他东西都拥有了明亮

美丽的光环！她永远都是我的朋友，我是最明白她的人，我们在一起最知心！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无论我遇到了怎样的困难、遭受了怎样的痛苦，她对我的关怀和爱都引导着我，不让我丧失勇气 and 希望！

而在四十年前的这些天，轮船还是慢慢地在河面上行进着，我们又坐了好多天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——尼日尼。

初到尼日尼的日子很美好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。

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我和姥姥就喜欢整天待在甲板上看风景。伏尔加河的河水流动得很缓慢，秋季的天空高远明净，两岸都是丰收的景象。我们的轮船是红色的，水面是蓝色的，轮桨慢慢地转动着，发出很大的轰轰的响声。

在我们的轮船后面，还有一只灰色的驳船，它像只大乌龟一样被拖在我们的船后面。

两岸的景色随着我们船的行走不停地变换。一会儿是城市，一会儿是乡村，一会儿是山川，一会儿是大地，水面上还漂着很多金色的树叶。

“这一切是多么美丽啊！”姥姥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上散发出一种兴奋的光彩。偶尔她会抱胸站在甲板上，定定地看着河岸，此时她的眼睛中含有泪水，脸上却带着微笑。这时我就会疑惑地走过去，轻轻拉拉她的黑色裙子，她就会忽然回过神来，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

“啊！我是睡着了吗？”

“您怎么哭了？”

“啊，宝贝，我是因为太高兴才哭的。你看我已经老了，我都活六十年了！”

然后她就会把鼻烟拿到鼻子跟前闻闻，开始给我讲故事。那些故事里有好人、有强盗、有妖怪、有巨兽，还有一些伟大的人们，都很古怪。

讲故事时，她把我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，声音很低，眼神神秘，我看着她眼睛，就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传输进了我的身体。她把故事说得流畅动听，引人入胜。当她讲完时，我总爱对她说：“再讲一个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再给你说一个！”

“以前有一个灶神，他悄悄地坐在锅里，不小心让面条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就在那里叫唤‘啊呀，好疼啊，受不了了！你这该死的小耗子！’”

讲到这里，姥姥就把她的脚抬起来左右摇晃，装作自己就是那个灶神，好像面条就是扎进了她的脚心。

那些和我一起听姥姥讲故事的伙计，他们大多身材高大留着胡子，会夸赞道：“老太太，讲得好！再讲一个！”

他们还会说：“走啦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有一个人穿着和警察有点像的衣服，衣服上有铜扣子，经常醉醺醺地在船上走动。只要他看到了你吃水果，就会把你的水果毫不留情地扔到水里去。吃饭时那些伙计会请姥姥喝伏特加，还拿出西瓜和香瓜请姥姥吃。不过就因为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总是讨厌人们吃水果，所以这一切我们都悄悄地进行，船上的人也都躲着他。

而母亲几乎不到甲板上来，她是不想和我们在一起。

她高大挺拔，脸色永远都是铁青的，头发被编成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，看上去像个王冠一样。这就是我的母亲，她从来都不说话，站在那里用她那灰色的眼睛冷漠地看着周围的人们，别人也看不透她，觉得她好像披了一身雾一样。

她会非常严厉地对姥姥说：

“妈妈，您看，人家都在笑您呢！”

“无所谓，我不在乎，让他们笑去吧，希望他们笑得痛快！”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当姥姥看到尼日尼的时候，她高兴得如同一个孩子。

她激动地把我拉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对我说道：“你快看，这就是尼日尼，人间天堂！你看，那在空中飞翔的就是教堂！”

她几乎快要哭了，转身对母亲说道：“瓦留莎，快来看啊，你都把这里忘了吧，看看你就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只是艰难地挤出了一丝微笑。

我们的轮船停在了河的中央，周围都是船只，甚至整个河面上都是船只，无数根桅杆在河面上竖立着。

有一只小船靠近了我们的轮船，小船上坐满了人，他们把准备好的梯子搭在了轮船上，爬上了轮船甲板。

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瘦小老头走在最前面，他有着金黄的胡子，绿眼睛和弯鼻子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像看到了救世主一样大叫了一声，跑过去扑到了他的怀里。他抚摸着母亲的脸，用尖利的声音说道：“啊，你这傻孩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啊！”

母亲把我拉到前面，对我说：

“啊，赶快赶快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位是雅可夫舅舅，还有这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是你的两位表哥，他们名字都是萨沙，这是表姐卡杰琳娜！这都是咱一家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，人多吗？”

姥爷问姥姥：“身体还好吧，老太太！”然后他们亲吻了三下。

松开姥姥后，姥爷看到了我，然后把我拉到跟前：“那你谁啊？”

“我来自阿斯特拉罕，我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我的天哪，他到底要说什么？”姥爷不耐烦地问我母亲。

之后他把我一把推开，又仔细看了看，厌烦地说道：“天啊，看看吧，

他跟他父亲真够像的，看他那颧骨！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下船吧！”

上了岸以后，我们开始沿着一个斜坡往上走，这斜坡是被又大又圆的鹅卵石铺成的，在斜坡的两侧，长满了秋天枯黄的野草。

母亲和姥爷一直走在最前面。姥爷很矮，大概只到母亲的肩膀处，母亲和姥爷说话总是俯视着他。他们走得很快，母亲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。

跟在姥爷和母亲后面的是两个舅舅。像姥爷一样瘦小的是米哈伊尔舅舅，他把自己黑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；而旁边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，还有着一个个的卷儿。接下来是几个胖乎乎的女人，她们穿着颜色很鲜艳的衣服，而六个孩子走在最后面，他们都只是默默地走路，没人说话。

而和我一起走路的是姥姥和一个舅妈娜塔莉娅。这个舅妈的个子很小，她苍白的脸上有一双蓝色的眼睛，她的肚子很大，所以走起路来很费力。她常常走走停停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：“哎呀，我是真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干吗也让你来？真是一群蠢货！”姥姥责骂道。

我跟随着队伍前进，开始觉得孤独，因为我想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融入不了这个大家庭，就连姥姥也变得和我陌生了一样。

在这个大家庭中间，我对姥爷既害怕又好奇，我能感觉到他不喜欢我，甚至很讨厌我，我也不喜欢他。

终于把那个斜坡爬完了，眼前出现的是一条大街，还有一座房檐低矮的房屋大院，窗户是凸出来的，院墙上的粉红色油漆被弄得非常脏。等进到了里面才发现，房屋虽然在院子外面看起来很宽敞，但是由于被分成了许多小格子一样的房间，这里实在是很狭窄拥挤。

无论你朝哪里看去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是怒气冲冲的一样，在院子里急躁地走来走去，孩子们则是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就像一群来偷吃食物的